



苍茫秋野(国画)

武艺敏

绿微杂俎

我的幸福

宋宗桃

和所有的人一样，我也很期待幸福。可是，我对幸福并不都是来者不拒，一概笑纳。我有自己的幸福原则。

首先，我不要天上掉馅饼式的幸福。也许，有人会说，你这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。其实，这是我的真实思想。我这个人，可以捐款，可以尊重别人买彩票，但自己从来不买彩票，当然也就不为那些百万巨奖动心。我觉得，即便侥幸中奖，这样的幸福来得太突然，不仅令人猝不及防，而且还可能是外福内祸、表福里祸，会吓着我。什么一夜暴富，什么一夕成名，轻则会让自己失去理智，不知道感恩，不知道珍惜，私欲膨胀，找不着北；重则会让自己丧失人性，狂妄骄横，六亲不认，为非作歹，既祸害他人，也毁了自己。我要的是那种渐进式的，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幸福。例如，月月有点奖金，工资在基本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，两三年涨一级，衣食住行不断改善，就很满意了。即幸福不要多，天天往上攒；增加一点点，心里总是甜。

其次，我不要坐享其成的幸福。我心里的幸福，是和劳动、和奋斗、和付出、和汗水联系在一起的。拿到工资是很幸福的，那是因为你上班工作的结果；得到奖励是很幸福的，那是你比别人更多奉献的结果；得到别人的赞美是很幸福的，那是你先对别人有了劳动付出和感情付出的结果。幸福就要靠双手，就要光明正大、堂堂正正。坚持无功不受禄，坚持劳动创造幸福，拒绝接受来自歪门邪道的财富，看似迂腐，实乃清醒。唯有如此，才会有圆满的幸福，才会有坦坦荡荡的不亏心的安稳的幸福。

最后，我不要脱离亲人、脱离群众的独夫式的幸福。就是说，我不愿看到，我和我的一个小家生活得无比甜蜜，而我的亲戚、朋友、邻居中却有一些人穷得家徒四壁，形成冰炭两重天的落差。应该说，在我的观念里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幸福。我追求的是范仲淹所说的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式的幸福。可是，拍拍胸口，我作为一个凡夫俗子，确实不敢大言不惭地说，自己忠实地践行了先贤的思想，心里装着天下的受苦人。但是，我想说的是，我绝对不会先于自己的父母、家人、先于自己的同事去享受。我小时候，父母就是这样的楷模，有点好吃的，都要先让长辈和晚辈吃。我为人父以后，参加工作以后，也是这样，我要的是全家幸福，全单位的人、周围的人都过得去。尽管我是个工薪族，工资也不高，但我时刻提醒自己要有怜悯恤贫。对于兄弟姐妹，对于老家的一些穷人，对于因重大自然灾害需要救助的人，或者多少，我都给他们过资助。我认为，一人幸福不是幸福，让周围的人都幸福，才是最大的幸福。

那是一个有着清香扑鼻的名字的小巷，叫荷花巷，它藏在村庄的一个安静的角落里。

夏天是多雨的季节，每到这时，小巷的小路总是有点湿润而滑腻，仿佛江南小镇上的青青石板路，小巷的两边是高高低低的屋檐，随意一伸手，便能触摸到花格子的窗户，窗户里面莹润如玉的少女，那又黑又长的秀发，妩媚地甩在身后，轻柔地带着荷花的清香，使人望之而沉醉、流连。

夏天的黄昏，那穿着红裙短衫或绿衣白裤的年轻女子，在小巷里悠悠散步，浑身是满满当当的美丽风情，在夕阳里美丽成了动人的画，于是，小巷里的晚风也变得甜丝丝、柔绵绵了。

男孩子总是喜欢做小巷里热闹的主角，黄昏的夕阳里，男孩子总是不知疲倦地追来追去，风里也沾染了男孩子身上的汗味。只有女孩子，总是规规矩矩的，浑身是美丽的安静，一双像嫩藕一样白的小腿和脚，穿着一双凉鞋，沉默在小巷里。

男孩子在夏天也是穿凉鞋的，只是，在整个夏季，男孩子的凉鞋总是不停地敲击着小巷的石板路，噼里啪啦地响着，那声音仿佛是谁在毫无章法地打着快板，不见头尾，来去无踪，有的时候，男孩子跑得猴急，一只脚滑出了好远，而另一只脚却踩空了步子，脚上的凉鞋便一下子飞出了几尺远，甩在了小巷旁边的墙上，“啪”的一声擦出一条痕迹，有时候墙上会被刮掉一片土渣，像武侠小说里的飞镖一样闪出一股风，尤其是雨后，男孩子因为跑得太急，不小心就摔在了溜滑的石板路上，溅起的泥浆会惊呆了端正安静的女孩的容颜，这情景实在有点凌乱。

女孩子穿着的凉鞋，一样的是塑料的或皮子做的，一样的是小小的鞋样

文

夏天

王吴军

儿，但是，女孩子穿着凉鞋走路的姿势却是稳稳的，柔软的身骨轻轻的，女孩子穿着凉鞋走在小巷的石板路上，也是噼噼啪啪地响着，却清脆悠长，有板有眼，有滋有味，不是男孩子那样的火急火燎，也不是老年人那样的慢慢腾腾，那是女孩子天性中蕴含的柔美与静谧，宽宽松松的裙子，嫩白如新藕的小腿，红红的凉鞋，好看的脚，小巧的脚趾儿，熨熨帖帖地走在路上，犹如爽爽流淌的微风，多情的少年喜欢悄悄看着女孩子嫩滑的双肩，渴望着在未来恋爱的季节里，轻吻女孩子玉一样的润滑、花一样脂香的肌肤。

一把又一把轻轻摇动的芭蕉扇，漫不经心地驱逐着想趁机叮人的蚊虫，芭蕉扇摇着摇着，赶走了蚊虫，却扇来了睡意，怎么赶，也赶不走。女孩子依着奶奶的肩膀，数着天上的星星，低低哼唱着不知流传了多少代的歌谣，手里却拿着男孩子扔在地上的装着萤火虫的玻璃瓶子。女孩子白净的脖颈里，戴着用红丝线串成的一个小小的香囊，香囊是六角形的，里面装着菖蒲和艾草，散发着清香。

小巷的尽头，有一口古老却鲜活的水井，据说这口水井有百年的历史了，青石砌成的井台上，已经裂开了无数的裂痕，每到冬天的早晨，井口总是飘散着一缕缕热腾腾的雾气，而在炎炎的夏日的中午，井水总是又阴凉又清冽，这



山水共千秋(国画)

淑惠

随笔

实惠的花仙子

许 锋

实惠是一种心态，不能说是占便宜，但可以使人快乐，不让人成为冤大头。

平常人家过日子，没有不讲究实惠的。实惠不一定很便宜，实惠是相对而言的，一块的东西可以很实惠，一块的东西也可以很贵，这样的例子太多，不胜枚举。

如果一块钱卖给你两根香菜，你自然不愿意，尽管一块钱的价值六七毛的娃娃都撇嘴。如果一千元卖给你一件皮夹克，而皮子的质量相当好，便宜是因为断码，而仅存的这件正好适合你的身材，这当然也算很实惠。

居家过日子，我们能见到的实惠无外乎就那么几种，大都与吃的喝的用的有关。超市里打折的东西，大都吃的喝的用的。有的主妇一见打折就“丧权辱国”，大包大包的东西往购物车里塞，卫生纸两大包，几十卷；洗涤剂几大桶；肥皂几十块……美其名曰，日常用的东西，这么便宜，实惠。——真的实惠吗？

她为此耗费的体力，她为此早早付出的钱，她挖空心思在不大的家庭空间里找放置的地方，漏水、潮湿等不确定因素导致的卫生纸发潮、肥皂软化……一旦发生此种情况，就不是实惠，而是成了“冤大头”了。

实惠与冤大头其实一墙之隔。

我买房子的时候，房价还可以。那么一座城市，一平方米3000多元，符合我的承受能力，甚至很实惠。而且，买的人不少。和一般人一样，买了之后，都盼望着房子涨价。如果涨得好，说不定卖了可以赚一笔。日子靠工资过的不能说紧紧巴巴，但也宽裕不到哪里去。马无夜草不肥，人无横财不富嘛。可是，房价涨得很慢。一直到两年后，房价才算暴涨了一些，可是，有价无市，也就是说新房子海了，但看的人多，买的人少。周围新房都卖不出去，你买了好几年的房子，如果在价格上没有什么优势，自然乏人问津。如此，当年买房时的实惠就

里的人们喜欢把绿油油的西瓜用网袋吊着，放在井里，说是井水泡出来的西瓜吃起来清甜可口，比放在冰箱里要好吃得更多。

那个悠长而慵懒的夏天的午后，还是小男孩的我忽然惊奇地发现，从小女孩贝贝家的院门里，走出一个梳着长辫子的陌生的少女。在我的目光里，这个少女比小巷里的女孩身材要高，模样却比小巷里任何一个小女孩都要标致、都要好看。

那个陌生的少女左手拎着水桶，是那种红色的闪着好看的红光的塑料水桶，右手提着一只绿色的洗衣盆，洗衣盆圆圆的，很好看。少女走到了水井旁，她弯下柳枝似的腰身，手臂轻轻一抖，双手便一上一下地拎起了一桶水，倒在洗衣盆里。

我呆呆地看着那个少女在洗脚，像凝固了一样立着不动。这时，少女清亮的叫声唤醒了我：“你别站着了，过来，你也来打一桶井水，洗洗你的脚，这井水洗脚可舒服了。”少女的呼唤让一向风风火火、手脚麻利的我竟然脸红了，我看看少女那有着优美弧线的脚掌，精致得如同玉雕一般，我想起了自己的脚。我的脚十个脚趾都是乌黑的，不堪入目。少女又唤了我一声，我只只好走去，接水桶，让湿漉漉的绳子伸入井内，可是，我的心却跳得比平时快得多，我把水桶拉上来，只打了半桶水。我不好意思在少女的洗脚盆内洗脚，便把半桶水哗地倒在自己的脚背上，一阵凉爽爽的快乐霎时涌遍了全身。
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那少女是贝贝的表姐，在市里的师范学校读书，过完暑假，她便要去市里继续读书了。

夏天午后的微风，犹如一支画笔，画出了我那一片美丽的、梦境一般的儿时情愫……

没剩多少了。

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这么多年，大凡我想投资时，实惠就不见了。股票是这样，我刚买进来，就开始跌，接下来开始不温不火一连好几年。房子是这样，一共买过两套房子，买的时候不贵，但买进来之后也不涨，或者进入前面所说的有价无市的状态。问向其他普通朋友，大致也是这个样子。

后来我恍然大悟，这完全符合市场规律。市场不是大家的市场，大家只是市场里的消费者。市场有市场的手，市场的眼，市场的规则，这些由专门“搞”市场的人掌握，一般人不知道其中的奥秘，待你察觉或许有一点实惠时，恰恰是秋老虎尾巴没几天热乎劲了。如果我等普通人也在市场上赚钱了，那赚的一定是苦力钱。

买菜碰到过实惠，两块钱一堆儿的南方菜心，看着还行，但回家一煮，老、咬不动——实惠到了“街巷”，或街谈巷议某种实惠时，那顶多就是一斤鸡蛋、大白菜便宜几毛钱，几分钱的“家长里短”。

实惠到家，不过十几块钱。

真正的实惠，像花仙子，在别处散心呢。一般人，是很难遇到的；即便遇到，未必抓到；真的抓到，未必升值。

所以实惠一事，不可强求，自然就好。

多

眼睛

口

离你最近的人

王国军

我曾在电视上多次看到过这样的新闻，一对父子关系变得水火不容，甚至不惜大动干戈，接着便是父亲出走。从此，天涯海角同陌路。亲朋聚会，别人提到儿子，老父亲便会火冒三丈，似乎在他的眼里，十年不见，二十年不相见，也不会难过。但真正有一天，当儿子落难了，父亲便再也坐不住了。

儿子得了尿毒症，需换肾。对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而言，治疗只是一个遥远的幻想，灾难把这个本就不幸的家庭推倒了风头浪尖上。

更让人难堪的是，儿子的妻子也离开了他。

生活便是这样，貌似再恩爱再甜蜜的夫妻，在天灾人祸面前，也常会分崩离析。看着亲人劳燕分飞，他却无能为力，他陷入了绝望的境地，唯有一天天地等死。

有好心人建议他，为什么不去找他的父亲，至少能多一个人帮你想办法？他苦笑，多年前的年少无知，把疼我爱我的父亲气走了，整整十年了，他都没联系过我，在他心中，也许早就没我这个儿子了。

站在医院的门口，很多人都在猜想，儿子生命中最后的亲人到底会不会出现，他真能甩手不管儿子的死活？几乎没有任何疑问，最后的答案，父亲一定会来。因为，在生活的危难时刻，离他最近的，只可能是最疼他最爱他，纵有恨也舍不得的年老父母。而事实的确如此，老父亲卖了房子，卖了地产，来到了医院。不顾自己已是高龄，依然捐了一个肾给儿子。出院的那天，儿子跪在父亲的面前，痛哭忏悔。

生命中，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：年幼时，最好吃的，永远都是在我们的手心，长大了，父母便日盼夜盼盼着我们回家，等真正到家了，父母开始忙碌了，往往是一大桌子菜，而很多时候，我们只是动了几口，就匆匆离去，那些剩菜剩饭，便成了父母数日的工作。等再回去，又是如此。即使是父母到城里来看我们，他们总是把家里的东西大包小包地往城里带。

我们这辈子，总会结识很多的人，有肝胆相照的朋友，有同床共眠的情侣，但没有人能取代父母在我们心目中独一无二的地位，开心的时候替你开心，痛苦的时候来安慰你，而不在身边的时候，又在日日夜夜思念着你。

十年前，我和妻子回老家。妻子是城里人，从没到过乡下，当我告诉她，乡下蚊子多，蛇也多，又没电扇时，她便吓坏了。那个晚上，是母亲陪她睡的，担心蚊子咬，母亲便不停地用扇子为她驱赶蚊子，妻子甜甜地睡了一夜，而母亲却折腾到黎明。

一年前，儿子在学校体检时，检查出有乙肝，我不敢相信。带着儿子去大医院复查。去得晚，抽完血已经是十一点了，而结果要到下午五点半出来，我不忍心儿子跟我一起等，便叫他回家。

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大圈，我又回到医院。

找了个宽敞的地方，正想好好睡一觉，有人拍我的肩膀，是白发苍苍的父亲，他提着保温桶，一脸大汗地责备我：“没吃饭吧？你妈就料到了你要省钱，这不，她给你熬了鸡汤，让我给你带来过。”等我吃完，父亲突然要赶我走，尽管我告诉他，我今天放假，不用去单位，父亲依然鼓起大眼说：“等一个结果，还要两个人？这是浪费资源。”接着，又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没事，就多陪你儿子，和孩子多沟通沟通。”我的心一暖，我知道拗不过固执的父亲，我也知道，其实父亲还有一句话没说，那就是多陪陪我年老的母亲。

忽然想起早上妻子发给我的一条测试短信：在你生命中，哪个是离你最近的人？选项是朋友、妻子、父母。其实，我早就知道答案，从你生命呱呱坠地起，那个便开始关注着你，疼你爱你，给你最好的，能和你分享快乐，能和你承担痛苦的，只可能是你任劳任怨的父母。

我微笑着编辑好答案，发送，盖上手机。转身，我看见父亲正微笑着朝我挥手告别……

新

书架

口

《消失的爱人》

何雨淳

婚姻会不会杀人？又是谁谋杀了婚姻？敷衍经营的婚姻值得存在吗？懒散消极的爱人要不要得到教训？

尼克和艾米是别人眼中的完美恩爱夫妻。艾米每天都用日记来记录婚后生活，每个结婚纪念日都会精心设置充满惊喜的“寻宝游戏”，以此维系和丈夫的亲密关系，但生活却不可阻挡地越来越平淡如水……

在他们结婚五周年纪念日当天，女主人离奇失踪！尼克通过媒体深情告白，疯狂寻找消失的爱人。

然而，艾米的一本日记，字字直指尼克是真凶，顿时，人人自危，开始重新审视枕边人。

没有愿意给我提供奖学金或者助学金的学校，我只能自己准备这一大笔学费了。去美国至少需要2万美元，折算成人民币得十几万，现在来看这个数额不是很大，但是在那个时候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了。那一年，我为了积攒赴美国求学的各种费用，就约了几个同学一块儿出去代课，挣出国的学费。我们悄悄在其他的几个学校的培训班里代课，代课方式很有效，最大的收获就是代课费很高，一节课30元，十节课就是300元。我的个人收入很快就增长了起来，当时心里想的是用不了多久，这笔天价的费用就可以准备充足了。校外代课能获得高回报的这种激情就像一团火，熊熊地在我的心里燃烧着，那个时候我已经无法控制快速增加收入的渴望了，在课余时间我全身心地投入了代课的工作中。

从1988年到1990年，我为出国先后挣扎、拼命了三年。虽然我在校外代课的收入挺可观的，但是这些钱还是没能满足我前期中申请出国各种花费的需要。在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和代课收入之后，我还是因为缺

钱致使出国读书的梦想破灭了。

当时我老婆对我也是高标准严要求的，我就拼命地努力学习、赚钱。第一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拼命出国，没有成功，我就转了个方向继续努力。第二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我一定要让家里有钱花，这样我就可以让老婆对我的危机感往后延续一点，尽管当时我不觉得能够解除这个危机感。当时有钱花的标志其实挺有意思的，我老婆是天津的，她就变成了六七百块钱一个月，她在海河边上，所以都喜欢吃鱼。我们两个都是工薪阶层，都是大学里的普通老师，因为没有钱，我当时卖鱼就专门买死鱼，因为死鱼只要两块钱一斤或一条两块钱，活鱼就变成了六七块钱。我记得的一个转折就是，我到外面上培训机构的课后，开始是一二百块钱一个月，后来就变成了六七百块钱一个月。当时我老婆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，我们住在北大的宿舍里面，所以她从中央音乐学院回来以后肯定不能给我做饭，晚上一般我就负责做饭。

记得有一次她下班回来以后，发现鱼汤是用活鱼做的，就很开心。那

天晚上好像就成了我们生活的转折点，从此以后她开始对我变得温柔了，因为能吃到活鱼了。

出国不成，积蓄也花光了，好好活下去便成了我的第一选择，于是我每天晚上出去授课赚取生活费用。从1988年开始，三年多联系出国的经历，使我对出国考试有了很深的了解。而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到了20世纪90年代，大家已经开始明目张胆地为出国而拼命。这个时候北京的TOEFL、GRE培训班已经遍地开花，就连北大里面也有了TOEFL、GRE培训班。北大里面的培训班轮不到我去教，因为老资格的人把职位全占满了，我又需要钱，于是我只能到外面去教。

我出去代课，这样可以额外收入一些钱，但是我这个人天生有一点点经商的头脑，看着很多同行都在招生办班，我的心思也就活了。我计算了一下，作为一个代课教师，而且只认为是一个授课顶好的教师，我才拿到了招生费用的1%或者2%的比例作为我的工资，怎么想也觉得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。我觉得如果自己办培训班的话，无论

连载



如何都会比那些学校和那些老师办得更好的。这就有了跟北大的一个老师联合办班的想法，他想办法盖了上民办学校招生的章以后，我们俩就生在北大校园张贴广告开始招生。生源很快就突破了我们两个人的预

计，而且还有些学生是慕名而来，取得了开门红，这个班的诞生就给我带来了个意外的“惊喜”。

这个培训班的过程实际上带来了什么呢？它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北大英语短期培训班的学生数量锐减，因为有一部分学生被吸引到我这边来上课了，这种情况引起了当时英语系领导的强烈不满。这种不满情绪上升到最后，就变成了北大给了我一个行政记过处分。

按理说，我在北大租用礼堂做讲座，北大的后勤行政主管或者校长肯定是管不到这个事情的，他们也没这个时间和精力关注我的一举一动。北大校园里还能关注我、对我感兴趣的人并不多，也就是给我处分的那些人，那些利益的相关者们。北大处分我表面的原因，是我在外面教了课，违反了学校的规定，深层原因则是和北大的英语短期培训班上课的学生人数减少，导致培训费的收入减少有关，引起了那些利益相关者的不满，所以我就成了北大整个英语系的死对头。

为什么呢？第一，管理短期英语

培训项目的北大老师的收入减少，这个项目的运作当然是这个人拿得最多的，我的培训班直接影响到了他的收入。第二，围绕这个培训项目获利或其他老师收入也减少了。也就是说，北大英语系的其他老师都在那儿教书，我瓜分了他的生源，等于抢走了他们盘子里的蛋糕。第三，这个项目剩下的利润在每月的月底都会分下去，每个老师都是可以拿奖金的，叫做人人有份。

那么我的培训班一举办，学生就流失了一大部分，很显然北大的英语老师们就会少拿这一部分，这个主管也必然会上课费一部分，当然了他们自己的上课费还是不一定少拿的。总而言之，大家已有的经济利益都受到了损失。内心不平衡的矛头很快都指向了我，就因为我俞敏洪这么一个人，坏了大家的好事，所以我的这个处分是有雄厚群众基础的。试想，如果没有群众基础它也不会随便处分我的。这个处分下发了，大家都觉得这个处分是对的，没有人同情我，我当时确实是犯了众怒。

后来想想自己也做得挺过分的，断了别人的财路，肯定要引起

别人的不满。但是短期英语培训项目收入的减少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，即使我不出来办班，别的学校的老师也会在外面举办培训班的，一样会分流学英语的学生生源的。所以说我只是在特定的时候做出了特定出格的事，受到大家的责难也就在所难免了。

那个时候的实际情况是，我也想在北大校园内办的培训班多教课，多增加点收入，但是他们说我们这个培训班现在哪有你教课的地方，因为当时各个培训班都是系主任、副系主任、教授在教课，不可能为我提供足够的课时让我挣钱。所以只能是在月底的时候分学校那一点可怜的奖金，没有办法，那里也得讲究论资排辈的。我是新留校的老师，只能排在资历深的人身后，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能这样混吃等死，还是应该到外面去看看有什么新的收获。正好，赴美国求学的机会就为我提供了一个需要挣钱的理由，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，我就在校外代课挣些外快，结果还被学校发觉并给了一个处分。